

黄石女性装饰研究的历史书写与社会解释

李雅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7日

摘 要

黄石的《胭脂考》《眉史》《黛史》和《戒指的来历》构成了一组相互关联的女性装饰研究，既有成果多作单篇征引，尚未揭示四篇文章共同的书写方式。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研究的学术语境，通过文本细读与文献互证，考察黄石处理女性装饰材料的基本思路。黄石以名物辨析、年代梳理和传播考察追溯习俗变迁，并把眉妆、黛料、胭脂和戒指置于情感表达、物质条件、婚姻身份与身体禁忌中解释，使女性装饰成为观察女性生活及其社会关系的民俗学对象。这种写法使名物考证超出器物源流梳理，进入女性社会生活的解释层面，但受古籍、诗文和类书等材料限制，普通女性的声音仍多被间接呈现。通过对这组文章的重新考察，本文以期补充对黄石女性民俗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认识，并为理解其装饰研究在整体学术实践中的位置提供参考。

关键词

黄石，女性装饰，历史书写，社会解释，女性民俗

Historical Writing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 in Huang Shi's Studies of Women's Adornment

Yawen L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September 2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Abstract

Huang Shi's four essays, *A Study of Rouge*, *A History of Eyebrow Adornment*, *A History of Dai Pigment*, and *The Origins of Rings*, constitute an interconnected body of research on women's adornment.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generally cited these essays separately and has yet to identify their

shared mode of writing. Situating them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research on wome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is article employs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of sources to examine Huang's approach to materials concerning women's adornment. Through the philological examination of names and objects, chr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Huang traces changes in adornment customs. He further interprets eyebrow adornment, dai pigment, rouge, and rings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material conditions, marital status, and bodily taboos, thereby making women's adornment a subject of folkloristic inquiry into women's live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approach extends philological research beyond tracing the origins of object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men's social life. Yet, because it relies largely on classical texts, poetry and prose, and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compilations, ordinary women's voices are mostly represented indirectly. By reexamining these essays as a group, this article seeks to enrich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s and methods of Huang's research on women's folklore and to clarify the place of his studies of adornment within his broader scholarly practice.

Keywords

Huang Shi, Women's Adornment, Historical Writing, Social Interpretation, Women's Folklo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早期女性民俗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关怀。学者通过歌谣、故事、婚俗和历史文献考察妇女生活，也借这些材料讨论礼教、婚姻和家庭。学术研究与妇女解放论述由此相互影响[1]-[3]。这种研究拓展了民俗学的对象，也留下了时代局限。许多文章把妇女写成旧制度的受害者或社会改革的象征。普通妇女的讲述常要经过搜集者和研究者转述，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动选择还没有得到充分说明。

歌谣研究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路径。常惠、刘经庵、杨世清等人从歌谣中的父母、媒人、婆家、丈夫的恋爱关系观察妇女处境。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还把分散歌谣按家庭关系编排，使口头材料成为理解乡村妇女生活的依据[4][5]。这类研究具有眼光向下的特点。它让普通妇女的情感和苦难进入学术讨论，却较多强调悲剧处境，对妇女在生活中的应对和行动关注较少[6]。

故事研究和妇女史写作提供了另一种路径。顾颉刚追索孟姜女故事的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一故事讨论礼制压迫、人性和情感。妇女形象在这里承载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3][7]。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按历史时期讨论婚姻、教育等，形成了较完整的通史叙述[8]。这类研究重视制度变化和历史连续性，也带有较强的反礼教色彩。高世瑜指出，早期妇女史研究往往把妇女放在受压迫的历史框架中，材料主要来自制度记录和文献记载[9]。

身体和礼俗也是同时期学者观察女性生活的入口。后世学者认为研究对象仍以搜集、考据和比较为主[10][11]。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研究有三个共同特点。研究与社会改革关系紧密，材料从经典扩大到歌谣、故事和生活习俗，解释方式则兼有历史考证、文化比较和社会批判。女性经验开始被看见，但女性自己的声音仍较间接。

黄石是这一时期较早持续讨论妇女生活的学者。他的题目包括婚姻、家族、性俗、身体禁忌、女性文学和日常装饰，范围比单一的歌谣研究或制度史写作更宽。赵世瑜指出，女性民俗是黄石用力较多的领域，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性，也带有历史探索多、田野调查少的早期特点[12]。谭一帆以文化主体和感受

主体等主体为线索,进一步说明黄石不只讨论妇女所受的制度约束,也开始留意女性的文化价值、身体审美和情感经验[13]。

黄石研究妇女问题时常从一项细小习俗进入。他先搜集历史文献,辨析名称、年代和传播,再讨论习俗背后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功能。燕京大学的社会学训练加强了这种解释取向。少量现实见闻又使他的文章与当时生活保持联系。[14]与歌谣研究者相比,黄石较少以口头材料为中心。与陈东原的通史写法相比,他更常围绕一种习俗作长时段追索。与顾颉刚的个案研究相比,他对女性题目的讨论更为持续。

现有研究已经确认黄石在女性民俗和身体民俗学术史上的价值[1][10]。但对他的装饰文章仍可作更细的内部分析。《胭脂考》发表于1931年,《眉史》《黛史》和《戒指的来历》发表于1932年至1933年。《眉史》标明“中国妇女装饰史稿之一”,《戒指的来历》标明“中国妇女装饰史稿之四”[15][16]。这说明黄石曾把若干装饰题目放在连续的写作计划中。本文把四篇现存文章相互参照,考察他怎样利用零散文献建立女性装饰的历史叙述,又怎样从装饰进入情感、礼教、消费、身份和禁忌的社会解释。

本文所说的女性装饰,主要指黄石文章中的眉妆、黛料、胭脂和戒指。研究对象虽然有限,问题仍与身体和社会关系相连。材料是否易得、技法怎样学习、某种妆式为何流行、饰物怎样取得身份含义,都能反映生活秩序。黄石的文章在历史源流和社会生活之间往返。辨认这种写法,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早期女性民俗研究怎样由宏观议论进入具体的日常实践。

2. 女性装饰研究的形成

(一) 从妇女问题进入装饰习俗

黄石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讨论过妇女装饰。《家族中的妇女》把化妆和服饰放在男性支配与家庭制度中理解。在那篇文章里,妇女装饰主要用来说明女性怎样受到男子审美和婚姻关系的影响[17]。这种解释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也与当时妇女解放论述相呼应。不过,装饰只是制度批判中的一个例子,尚未成为需要独立说明的生活领域。

到了《胭脂考》,黄石重新面对了化妆问题。他注意到,女子教育发展、妇女社会活动增加以后,胭脂没有随旧家庭秩序的松动而衰落,女学生使用胭脂的现象反而相当普遍,相关商品也在扩展[18]。现实经验使单一解释遇到困难。妇女妆饰会受到男性目光影响,也可能来自爱美习惯、同伴风尚、商品消费和个人选择。黄石没有建立完整的女性审美理论,却开始承认装饰行为存在多个原因。

这一变化推动了研究尺度的调整。早期妇女问题文章常以家族制度、夫权或经济依附为讨论单位,结论指向社会改革。装饰文章则从眉形、颜色、颜料和指环起步。问题变小以后,解释并未变得简单。细小习俗牵涉材料取得、身体操作、审美传统和社会身份。黄石也需要在不同文献和不同年代之间反复辨析。妇女生活因而不只表现为制度安排的结果,也表现为日常选择和文化习惯。

(二) 四篇文章的内在联系

四篇文章各有中心。《胭脂考》讨论名称、原料、制作和流变。《眉史》追索眉目审美和历代眉式。《黛史》集中辨析画眉材料,并记录现实中的使用方法。《戒指的来历》则考察指环在装饰、权力、禁戒和婚姻中的不同用途。若只按对象分类,它们很容易被看成四篇相互独立的名物文章。合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到相近的问题和写法。

这些文章都从日常可见的装饰出发,再追问其历史来源。黄石会辨析名称,寻找较早记载,排列不同时期的形态,还会讨论文化传播。他也反复追问某种装饰为何延续,意义怎样变化。历史材料在这里承担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确定时间和源流,另一项任务是为社会解释提供依据。即便部分推论仍显粗疏,黄石也没有满足于把古籍材料依次抄录。

四篇文章还有共同的现实关怀。《黛史》记录北方妇女用火柴炭头、烟炱和烧制药材画眉。《胭脂考》注意到口红和女学生化妆。《戒指的来历》关注古代指环怎样演变为婚姻信物。这些片段把久远历史与当时生活联系起来。黄石写装饰史时，常以现实中的疑问选择材料。历史研究由此回应了当下仍然存在的习俗。

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理解为一项围绕女性身体和日常装饰展开的连续研究。它尚未形成结构严密的专著，也缺少统一说明，但已经显出共同方向。黄石希望从历史文献中解释当时仍可见的装饰实践，并借这些实践理解女性生活与社会关系。装饰史在他的写作中既是源流考察，也是观察社会的一种入口。

3. 女性装饰史的书写方式

(一) 从审美疑问进入历史

《眉史》最能显示黄石怎样提出问题。文章没有直接从某个朝代写起，而是追问中国文化为何格外看重眉目之美。黄石从《诗经》中的“螭首蛾眉”谈起，又列出蛾眉、黛眉、春山、远山、新月和柳叶等名称，用文学和历史材料说明眉形在中国审美中的突出位置[15]。一个日常审美现象由此转化为历史问题。

黄石没有接受纬书和道教典籍中用星象、神灵解释眉毛重要性的说法。他推测，在男女感情不便公开表达的社会环境中，眉目可能承担了较为隐蔽的传情功能。长期形成的表达习惯，又会加强人们对眉形的关注[16]。这个答案并不充分，黄石自己也称其为“一个或然的答案”，并以“假如我这个推论不是迂曲牵强”继续下文[16]。这些限定语十分重要。它们表明社会解释在文献证据之外带有假说性质。

提出假说以后，黄石回到历史文献。他质疑秦始皇始创画眉的说法，认为后人常把奢侈装饰附会给秦始皇。随后，他利用《诗经》《战国策》《韩非子》《楚辞》等材料，说明先秦已经出现粉黛记录[16]。他的目的不在寻找一位明确的发明者，而在确定较早的历史层次。由此，画眉被写成长期积累并不断变化的习惯。

《眉史》的行文次序体现了黄石装饰史写作的特点。他由审美疑问进入，排除自己认为不足信的解释，提出一个社会假说，再用早期文献确认大致年代，此后排列历代眉式。问题、推测和史料辨析交替出现。这样的结构加强了文章的解释性，也使结论容易越过证据。黄石保留犹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材料与解释之间存在距离。

(二) 名物辨析与材料考证

女性装饰史面对的一个困难，是同一名称可能指向不同物质，不同名称也可能指向相近用途。《黛史》以此为中心，利用《说文》《通俗文》以及唐宋明清文献辨析黛、石黛、石涅、墨丹和画眉石等名称[19]。名称辨析帮助黄石追踪材料变化，也让他看到文学意象背后的实际用品。

螺子黛的讨论显示，名物考证会进一步进入生活条件。黄石根据隋唐材料判断，螺子黛主要由波斯等地输入，价格较高，宫廷供应也不充足[19]。这些材料帮助他确定螺子黛的来源和使用范围，也使名称辨析落实到具体物质，为梳理材料替换提供了依据。

黄石随后追索烟墨、灯烟和木炭的使用。制墨技术发展后，烟墨可以替代天然石黛。宋代还有收集灯烟并加入香料制成画眉用品的记载[19]。这部分内容说明，黄石在名称之外还考察原料和制法，装饰史由此进入材料替换与技术变化。

《胭脂考》同样处理名称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黄石考察胭脂的不同写法，追索植物原料、制作方法及其使用变化[18]。他没有把不同名称和传播线索强行归入一个答案。文章末尾保留若干有待继续查证的问题[18]。这说明装饰史的材料具有破碎性。名称会移动，物质会替换，后来的研究者也需要保留这些未决之处。

(三) 年代编排与传播线索

黄石写装饰史时十分重视变化。《眉史》排列两汉至隋唐以来的眉式，注意宫廷风尚、文学传播和政治禁令对妆式的影响[15]。《戒指的来历》则讨论指环用途的转移。同一物件在不同时期可以是装饰，也可以是权力符信、禁戒标志或婚姻信物[16]。装饰习俗因而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

传播是黄石解释变化时常用的思路。他认为某些黛料可能由域外输入，金指环成为婚姻表记也可能受到西域风俗影响[16][19]。这些判断具有早期比较民俗学和传播研究的特点，部分结论仍需更多资料支持。它们至少表明，黄石没有把中国女性装饰写成封闭发展的传统。物品、材料和意义会在地区往来中重新组合。

上述三节分别说明黄石如何提出历史问题、辨析名物材料、排列年代与传播线索。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叙述的组织方式。至于黄石怎样由这些材料说明情感、现实使用和婚姻意义，则在下文讨论。

4. 女性装饰习俗的社会解释

(一) 眉目与情感表达

黄石对眉目审美的解释，把身体表情与社会规范联系起来。礼教限制男女公开表达感情时，眉目可能成为较为隐蔽的沟通方式。修眉因此既与美感相关，也可能保存了特定交往环境留下的痕迹[16]。黄石的解释未必能够由现有材料充分证明，但它改变了问题的方向。眉形不再只是历代名称和样式，也成为理解情感表达的一条线索。

这种解释没有把装饰完全归结为压迫。礼教可能限制女性公开表达，修眉又被黄石看作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16]。限制与创造会同时存在。人们在既定环境中形成身体表达，长期实践又会产生新的技艺和趣味。黄石虽然没有使用今天的身体理论，但他已经注意到社会规范怎样进入身体，身体实践又怎样获得自身的文化意义。

《胭脂考》对女性爱美的讨论进一步增加了女性行动的内容。黄石早期容易把妆饰解释为女性依附男性的结果。面对女学生普遍使用胭脂的现象，他开始承认妇女自己的审美愿望、同伴影响和社会风尚[18]。这并不意味着男性目光和社会评价已经消失。更准确的说法是，装饰行为出现了多种可能原因，女性也被看见为选择和使用妆饰的人。

谭一帆强调黄石对女性感受和身体审美的关注[13]。若回到装饰文章内部，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关注怎样形成。它来自黄石对旧解释的修正，也来自现实经验与历史材料之间的不一致。女性感受并非直接由妇女口述呈现，更多是研究者通过装饰持续存在这一事实作出的推想。因此，这些文章扩大了女性经验的可见范围，也保存着间接观察的限制。

(二) 现实见闻与装饰使用

黄石还用当下生活补充历史材料。《黛史》记载他在北方见到的画眉方法。有的妇女吹灭火柴后用炭头画眉，有的以瓷杯收集烟炱，再用眉笔或小刷蘸取，也有人烧柳枝或将名为“猴姜”的药材烧制研磨[19]。这些记录篇幅不长，却让古籍中的“黛”落到具体操作上，也说明部分画眉方法在当时仍被使用。

这些现实见闻与前文的历史材料用途不同。历史材料用来排列源流和变化，现实记录则说明某些画眉方法在当时仍被使用。黄石把古籍中的“黛”与可见的装饰操作联系起来，但没有继续分析使用者的生活条件。

《胭脂考》还注意到女学生普遍使用胭脂、政府课税以及相关商品销售扩展[18]。黄石据此说明胭脂已经由少数人的奢侈品逐渐进入较广泛的日常使用。他提到商品变化，却没有继续调查不同妇女的消费经验。

这些现实片段使历史考证与当时生活发生联系。它们在四篇文章中所占篇幅较少，主要用于补充文献材料，尚未形成独立的消费研究或生活调查。

(三) 戒指的禁忌与婚姻意义

《戒指的来历》集中呈现了装饰物意义的变化。黄石利用中外材料追索指环,指出它曾具有装饰、权力符信、禁戒标志和婚姻信物等用途[16]。一枚佩戴在手指上的小物件,可以同时联系身体、身份和制度。它的意义取决于佩戴者、使用场合和社会解释,不能由外形直接决定。

文章还考察戒指成为订婚和结婚信物的过程。黄石认为,中国古代指环原有多种用途,金指环作为婚姻表记可能受到西域风俗影响,并在后来的传播中逐渐固定[17]。这个推断仍待更多材料检验,但它揭示了饰物意义的流动。同一枚戒指可以由禁戒标志变为婚姻信物,也可能同时保留装饰和身份表达。

戒指研究说明,女性装饰很难只归入审美史。身体佩饰会被制度使用,也会参与婚姻关系和身份区分。黄石由指环进入宫廷秩序、禁忌观念和文化交流,使装饰物成为社会关系的可见标记。这正是他的装饰研究超出名物考证的地方。

5. 资料边界与书写限度

(一) 文献考证与现实观察

黄石女性装饰研究的主要资料是古代文献。《诗经》、诸子文献、史书、笔记、类书和诗文为他提供了名称、年代和用途。文献资料使长时段考察成为可能,也让装饰史容易偏向宫廷和士绅生活。古籍中被记录下来的妆饰往往较为珍贵、特殊,普通妇女的日常做法较少进入书写。

《黛史》的北方观察补充了这一缺口。它使普通妇女的替代材料和实际操作进入文章,也显示黄石愿意把个人见闻与古籍对读。不过,记录没有交代明确地点、观察对象、人数和访谈过程,无法支撑广泛的区域比较。他对北方妇女画眉方法的评价还带有个人审美判断[20]。这些材料可以证明黄石开始注意现实生活,尚不能被视为系统田野调查。

岳永逸指出,黄石的研究兼有历史文献、社会理论和现实调查的取向[14]。从四篇装饰文章看,三种因素的分量并不相同。古代文献始终占据中心,现实观察只是偶尔出现,社会理论更多表现为解释习俗的意识。理解这种不均衡,能够避免把黄石写成已经完成现代田野转向的学者,也能看见他怎样在文献研究内部逐渐接近日常生活。

(二) 假说与谨慎措辞

黄石装饰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愿望。他讨论眉目传情、域外材料输入和婚姻信物传播,都希望回答习俗为何形成、意义为何改变。零散文献很难完全证明这些问题,解释因而常以假说出现。《眉史》使用“或然”“假如”等限定,《胭脂考》也保留尚未解决的疑点[15][18]。这些措辞构成其书写的重要部分。

(三) 女性经验的间接呈现

女性装饰文章扩大了妇女生活的可见范围。妇女以眉妆和胭脂表达审美,也会选择便宜材料、学习方法,并通过戒指呈现婚姻和身份。与单纯把妇女写成旧礼俗受害者相比,这些内容增加了女性行动和感受的层次。黄石由此接近了谭一帆所说的感受主体和文化主体。

这种呈现仍然是间接的。宫廷记录、文人诗文和类书多由男性书写,普通妇女自己的叙述很少。女性为什么化妆、怎样理解身体、如何感受戒指的身份意义,常由黄石依据文献和个人观察代为解释。女性成为研究对象,却还没有充分成为讲述自身经验的人。

男性观察立场也影响了审美判断。黄石能够反思妇女妆饰只为取悦男子的解释,并承认女性自己的爱美和选择,这在当时具有开放性。他仍然会以研究者的经验评价不同地区的画眉方法,也较少区分不同阶层、年龄和生活环境中的妇女。文章中的“妇女”有时仍是一个过于整齐的整体。

这些限制并不能抹去黄石研究的意义。它们说明中国现代早期女性民俗研究处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研究对象已经从制度议论进入身体和日常生活,证据方式却仍以历史文献为主。正是在这种不完全的变

化中,可以看见黄石的开拓,也能确定其判断的边界。

6. 结语

黄石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先后研究胭脂、眉妆、黛料和戒指,使女性装饰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民俗学题目。四篇文章利用名称、年代、原料和传播材料整理习俗变化,又由眉目传情、胭脂使用、戒指禁忌和婚姻标志作出有限的社会解释。历史书写说明黄石怎样组织材料,社会解释则说明他怎样追问部分习俗的含义。

这种研究形成了历史考证和社会解释相结合的写法。黄石重视古代文献,也加入少量现实见闻。他愿意提出解释,又会用“或然”“假如”等词语保留证据不足的部分。其长处在于从细小习俗发现复杂社会关系,其限度则来自宫廷和文人材料的集中、现实调查的零散以及女性自述的缺乏。

黄石女性装饰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展示了现代早期女性民俗研究的一种变化。妇女问题由家族制度和社会改革的宏观议论,进一步进入眉妆、颜料和饰物等具体生活。妇女也由制度关系中的被解释者,逐渐显出审美选择和生活应对。这个变化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却拓宽了民俗学观察女性生活的范围。对黄石的评价,应同时保留这种开拓和它所处的历史距离。

参考文献

- [1] 王均霞. 从“事象”到“情境”: 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J]. 民俗研究, 2014(4): 45-50.
- [2] 洪长泰. 到民间去: 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 1918-1937 [M]. 董晓萍,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3] Lee, H. (2005)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 35-65. <https://doi.org/10.1017/s0021911805000057>
- [4] 王均霞.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 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J]. 民俗研究, 2020(4): 117-124.
- [5] 刘经庵. 歌谣与妇女[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 [6] 李传军, 张娇. 发现女性的光辉: 《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J]. 东方论坛, 2023(6): 61-72.
- [7] 顾颉刚.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M]. 广州: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8-1929.
- [8] 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8.
- [9] 高世瑜. 中国妇女史研究百年回眸[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7(4): 8-10.
- [10] 王霄冰, 襦颖. 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J]. 文化遗产, 2019(2): 60-61.
- [11] 刘锡诚.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12] 赵世瑜. 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的民俗学[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6): 5-12.
- [13] 谭一帆. 黄石的女性民俗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20: 34-52+72-98.
- [14] 岳永逸. 社会学的民俗学: 黄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民俗学研究[J].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01-119.
- [15] 黄华节. 眉史[J]. 东方杂志, 1932, 29(5): 8-13.
- [16] 黄华节. 戒指的来历[J]. 东方杂志, 1933, 30(5): 15-19.
- [17] 黄石. 家族中的妇女[J]. 妇女杂志, 1923, 9(4): 8-12.
- [18] 黄石. 胭脂考[J]. 妇女杂志, 1931, 17(4): 399-414.
- [19] 黄华节. 黛史[J]. 东方杂志, 1933, 30(1): 13-17.